

宗筋论

王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 宗筋一词原出《黄帝内经》。文章综合历代医家之论, 首次对宗筋概念、生理功能与相关经脉的联系作了系统的论述, 丰富了中医藏象理论; 并指出阳痿从宗筋论治的理论意义及具体运用, 从而为中医临床治疗阳痿提供了新的见解。

关键词: 阳痿; 宗筋; 生理; 论治

On Theory of Male External Genitals

Wang Qi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word “male external genitals (Zongjin)” is coming from Inner Canon of Huangdi (Huangdi Nei Jing). This article synthesized the theories of past dynasties' doctors. It made a systemic statement on “male external genitals”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the contacting effect with correlated meridian and vessels for the first time, so as to enrich the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in TCM. Meanwhile, it also pointed out the significance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that treating impotence based on “male external genitals”, thereby provided a new view of treating “male external genitals” in TCM clinic.

Key words: impotence; male external genitals;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therapy

宗筋一词原出《黄帝内经》, 其所指有二: 广义者泛指男子前阴部位, 如《素问·厥论篇》云: “前阴者, 宗筋之所聚”; 狭义者则特指男子阴茎, 如《素问·痿论》曰: “宗筋弛纵, 发为筋痿。”《灵枢·五音五味》云: “宦者, 去其宗筋, 伤其冲任。”又《甲乙经》云: “宦者, 去其宗筋, 伤其血脉, 血泻不复, 皮肤内结……天宦者, 其任冲之脉不盛, 宗筋不成”。这两种概念均被多数医家所引用, 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宗筋生理

宗筋在生理上与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及奇经八脉关系密切, 体现在对生殖系统尤其对阴茎勃起功能的影响。

1. 宗筋与足厥阴肝经的关系^[1] 足厥阴肝经、宗筋、阴器三者直接相连, 《灵枢·经脉》云: “肝者, 筋之合也; 筋者聚于阴器。”足厥阴肝之经脉, “过阴器”, 经别“结于茎”, 《灵枢·经筋》云: “足厥阴之经筋, 结于阴器, 络诸筋。”《增补病机沙篆》有释云: “阴器者, 宗筋之所系也, 而脾胃肝肾之筋, 皆结于阴器, 然厥阴主筋, 故诸筋统属于肝也”。清代陈士铎《辨证奇闻》认为, 宗筋之大小, 是由肝

气之盛衰而定, 对于阴茎细小而不得子者, 务当补肝。

肝与宗筋生理功能关系有三: 一者肝气行于筋, 肝之疏泄功能正常, 则气机畅达, 经脉通利, 宗筋得养, 则阴茎勃起和伸缩自如。张子和《儒门事亲·卷二》指出阴茎伸缩由宗筋所司, 其谓“且《内经》男子宗筋, 为束骨之会也。而肝主筋, 辜者, 囊中之丸。虽主外肾, 非厥阴环而引之, 与玉茎无由伸缩……《灵枢》言足厥阴之经筋聚于阴器, 其病伤于寒则阴缩入, 伤于热则纵挺不收”。二者肝脉统阴器, 阳道勃举有赖肝之阳气充盛而振奋。三者肝主藏血, 调节血量, 宗筋受血则能兴奋, 肝血充盈则宗筋得以滋养, 用事之时, 以有形之血使阴茎涨大充盈。

2. 宗筋与足少阴肾经关系 足少阴肾之经络从“肾上贯肝”, 与肝相络; 又足厥阴肝经环络阴器, 足少阴经筋亦结于阴器。

肾与宗筋生理功能关系亦有三: 一者, 肾藏精(《灵枢·本神》), 主生殖, 肾之精气充盛, 则能产生并维持生殖与性功能正常。二者, 肾司二阴(《素问·五常政大论》), 二阴包括前阴外生殖器与后阴

肛门,前阴是排尿和性事器官,《灵枢·刺节真邪》曰:“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三者,“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作强”指包括性功能、生殖功能在内的能力。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云:“强于作用,故曰作强。造化形容,故云技巧。在女则当其技巧,在男则正曰作强。”高士宗注曰:“肾藏精,男女媾精者,鼓气,鼓力,故肾者犹作强之官,造化生人,使巧由之出焉。”

3. 足阳明胃经与宗筋关系 《素问·痿论》曰:“治痿独取阳明何也?岐伯对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张景岳曰:“前阴者,足之三阴、阳明、少阳及冲、任、督、跷九脉所会也。九者之中,则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冲为经脉之海,此一阴一阳总乎其间,故曰阴阳总宗筋之会也。”盖阳明主水谷精微之生成,为多气多血之经,主润宗筋而为十二经之长,故在治痿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宗筋与奇经八脉的关系 奇经八脉是督、任、冲、带、阴维、阳维、阴跷、阳跷八条经脉的总称,与宗筋有密切的关系。《素问·骨空论》曰:“督脉者……其络循阴器,合篡间”。明代李时珍《奇经八脉考》亦指出:“其脉起于肾下胞中,至于少腹,乃下行于横骨围之中央,系孔溺之端,男子循茎下至纂。”张景岳在《类经》中解释宗筋时指出:“宗筋者,众筋之所聚也,始之足三阴,阳明、少阳及冲任督跷九脉皆聚于此,故曰宗筋。”《轩岐救正论》云:“盖阴器者宗筋之所聚也,而足太阴阳明少阴厥阴之筋皆结聚于阴器,与冲任督三脉之所会。”清代林佩琴《类证治裁》云:“盖前阴为肝脉、督脉之所经,又为宗筋之所会。”由于奇经八脉与肝肾等脏关系密切,并有调节十二经脉气血的作用,故与生殖器官的功能有关。

宗筋论治

1. 抑郁伤肝,宗筋无能致痿 源流:《素问·痿论》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乃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杂病源流犀烛·前阴后阴源流》曰:“又有失志之人,抑郁伤肝,肝木不能舒达,亦致阴痿不起。”证候:阳痿不举,性欲淡漠,情绪抑郁或烦躁易怒,胸胁不舒。病机:情志不遂,郁怒伤肝,肝失疏泄;又肝主筋,阴器为宗筋所聚,条达失司,阳气不舒,宗筋所聚无能。治则:疏肝解郁,调达宗筋。方药:柴胡疏肝散(《景岳全书》);柴胡,香附,枳壳,白芍,川芎,陈皮,炙甘草;沈氏达郁汤(《杂病源流犀

烛》);升麻,柴胡,香附,川芎,桑白皮,白蒺藜,橘叶。

指要:阳痿从肝论治,关乎宗筋,其义已明,但治疗上要把握两点:一则舒肝气,二则和肝血。《广嗣纪要·协期》曰:“阳道昂奋而振者,肝气至也。”阴茎为足厥阴肝脉所过,肝气行于宗筋,气至则血至,阴茎则勃起刚劲。肝主筋,阴茎为宗筋所聚,肝血不能濡养筋脉,血少不充,阴茎不怒,怒而不大,大而不坚,坚而不热,故酌加川芎、丹参、红花等活血之品更臻全面。晚清医家周声溢对阳痿治疗提出了补血的认识:“有人以阳痿证问余曰,此病确系火衰乎?鹿茸可服乎?余曰:此病谓之火衰,固有近似处,然专服补阳补火之品,则非徒无益而且有害。问曰:何也?余曰:生殖器为海绵体,非血壮不得举。其举也,血力尽灌注于此。君火、相火皆运筹帷幄者也,其决胜千里者则血也。血之热力足,则生殖器无痿理也……是则痿症不可不大补阴血也,专补阳火无济也。若服鹿茸则非以龟版合服不可,且鹿不过五之一,龟则可五之三也”(《周凌生医学二种》)。

2. 肾气不足,宗筋失养致痿 源流:《灵枢·经筋》云:“足少阴之经……并太阴之经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证候:阳事不举,精神萎靡,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病机:年高肾虚或先天禀弱,恣情纵欲,色欲所伤,肾精亏虚,阳气萎弱。治则:温补下元,振阳起痿。方药:赞育丹(《景岳全书·杂证谟·阳痿》)加减:熟地黄,枸杞子,山茱萸,当归,肉苁蓉,巴戟天,鹿角胶,炒韭子,仙茅,淫羊藿,蛇床子,肉桂等。

指要:一是补肾之法需辨水衰、火衰,《类证治裁》指出,水衰真阴亏乏,宜还少丹类,火衰精气虚寒,宜右归、八味丸类;二是补肾壮阳之剂,慎用阳起石、硫黄等刚热金石之品,恐有偏害;三是须明君相二火,注意心肾同调。《辨证录·阳痿门》指出:“人有交感之时,忽然阴痿不举,人以为命门火衰,谁知是心气不足乎……故治阳痿之病,必须上补心而下补肾,心肾两旺,后补命门之火,始能起痿,方用起阴汤(人参,白术,巴戟天,黄芪,五味子,熟地黄,肉桂,远志,柏子仁,山茱萸)。”

3. 湿热下注,宗筋弛纵致痿^[3] 源流:《灵枢·经筋》曰:“伤于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临证指南医案·阳痿》曰:“更有湿热为患者,宗筋弛纵而不坚。”《类证治裁》曰:“亦有湿热下注,宗筋弛纵而致阳痿者。”郭诚斌《证治针经》曰:“湿热为患,宗筋必弛纵而不坚举。”何梦璠《医碥·卷四》“阴

痿……一则湿热太盛，下注宗筋，弛纵不收也。其症多有阴汗臊臭，两股热者，或反冷，阴头两丸如冰者，不可误认为寒，盖湿热在脏腑，热亲上而湿流下，故证如此也。”证候：阴茎痿软，口苦，阴囊潮湿，瘙痒，臊臭，下肢酸困，小便黄赤，苔黄腻，脉濡数。病机：恣食醇酒炙火燔，膏粱厚味，湿热阻遏宗筋而致不用。治则：清热利湿，苦味坚阴。方药：湿热固真汤(《医碁》)：升麻，柴胡，羌活，炙甘草，泽泻，龙胆草，知母，黄柏；柴胡胜湿汤(《医碁》)：柴胡，泽泻，升麻，生甘草，黄柏，龙胆草，当归，羌活，麻黄根，汉防己，茯苓，红花，五味子。

指要：一是用苦味坚阴，《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肾欲坚，急食苦味以坚之。”叶天士曰：“治用苦味坚阴”。二是恐苦寒化燥，需加滋阴柔润之品如生地黄、石斛之属。薛己《明医杂著·卷三》按语：“阴茎属肝之经络，盖肝者木也，如木得湛露则森立，遇酷热则痿悴。”三是淡渗利湿，《杂病源流犀烛》曰：“阴湿伤阳，阳气不能伸举，淡渗利湿，茯苓、泽泻、车前子。”叶天士曰：“淡渗利湿，湿去而病退矣。”

4. 阳明受损，宗筋失润致痿 源流：《素问·痿论》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前阴者，宗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景岳全书·阳痿》曰：“凡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盖阳明总宗筋之会……若以忧思太过，抑损心脾则病及阳明冲脉，宗筋为精血之孔道，阳明实宗筋之化源，阳明衰则宗筋不振……气血亏而阳道斯不振矣。”《临证指南医案·阳痿》曰：“又有阳明虚则宗筋纵，盖胃为水谷之海，纳食不旺，精气必虚，况男子外肾，其名为势，若谷气不充，欲求其势之雄壮坚举不亦难乎？唯通补阳明而已。”证候：阳事不举，面色欠华，纳少腹胀，少气懒言，舌淡苔白，舌质红，脉缓弱。病机：阳明主胃，胃为水谷之海，主化营卫而润宗筋，饮食劳倦或思虑过度伤及脾胃，气血生化受损，宗筋失润，故“阳道外衰”。治则：健脾益气，兼顾心肾。方药：起痿汤(《辨证奇闻》)：人参，白术，黄芪，北五味子，巴戟天，熟地黄，肉桂，远志，柏子仁，山茱萸；九香长春饮(《中医男科学》)：九香虫，人参，茯苓，黄芪，白术，泽泻，山药，桂枝，甘草等。

指要：从阳明治痿需把握三点：其一，脾气虚弱，故补气健脾，脾运健则化源足，化源足则宗筋充润。故古人治阳痿以起阳汤、宣志汤、交感丹等，方中均用茯苓、白术、黄芪、山药以补益脾

气。其二，阳明虚，脾失健运，痰浊阻遏宗筋，症见形体肥胖，胸闷心悸，目窠微浮，胃脘痞满，舌胖大，苔白腻，脉滑等症，则当注意健脾化痰，如茯苓、橘红、郁金、威灵仙、远志、浙贝母等。其三，由于宗筋为太阴阳明之所合，故治疗时应心脾两顾。

5. 血脉瘀滞，宗筋失充致痿^[3] 源流：《证治概要》曰：“阴茎以筋为体，宗筋亦赖气煦血濡，而后自强劲有力。”清代韩善徵《阳痿论》曰：“盖跌仆则血妄行，每有瘀滞精窍，真阳之气难达阴茎，势遂不举。”证候：阳痿不举，面色黧黑，阴茎色泽紫暗发凉或睾丸刺痛，舌紫暗或有瘀斑，舌下静脉怒张，脉涩等。病机：跌打损伤，或强力入房，久病伤络，气血运行不畅，瘀血阻滞阴茎脉络，不能充盈宗筋，宗筋失其润养而难振。治则：活血化瘀。方药：血府逐瘀汤加减(《医林改错》)柴胡，枳壳，当归，桃仁，红花，赤芍药，川牛膝，水蛭，地龙，路路通，蜈蚣等。

指要：一是阴茎以经脉为体，以气血为充，若宗筋经络正常，气血通畅，阴阳调和，则阴茎欲举而能勃起。若气血失和，血滞不通，络脉痹阻，宗筋失养，则阴茎痿弱，临床常予活血剂加蜈蚣、露蜂房等虫类通络走窜之品，其效更捷。《张氏医通·专方·虚损门》载用《黄帝内经》四乌贼一芦茹丸治“丈夫阳痿精伤”，盖芦茹即茜草，色赤入营，专于行血活血之用。二是亦有精血瘀阻致痿者，《杂病源流犀烛·前阴后阴病源流》曰：“又有精出非法，或强忍房事，有伤宗筋，亦致阳痿不起。”此时之治宜行气化瘀散结，升清降浊，用血府逐瘀汤原方加细辛、薤白等。三是瘀血虽为实证，亦有气虚无力掣动血液运行，“无力帅血”之宗筋失充候，故静脉漏之阳痿常以补气摄血治之，于活血方中重用党参、黄芪。

综上所述，阳痿并非治肾一途，所患各端，然依其宗筋论治，其要一矣，临证之际，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握中心而不致偏移，则效当彰著。

参 考 文 献

- [1] 王琦，洪德华．论阳痿从肝治．天津中医，1985，(5)：11—12
- [2] 王琦．王琦男科学．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55
- [3] 吴少刚．王琦教授治疗血管性阳痿的思路与经验．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0，7(4)：80—82

(收稿日期 2006 年 2 月 26 日)